

序文

傳世兩周彝器，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，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，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，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，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託，其屬于周初者，如金縢鴻範諸篇皆不足信，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。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，屢經錄定，簡篇每有奪亂，文辭復多竄改，作為史料，不無疑難。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，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。是其可貴，似未可同列而論。

雖然，有遺憾焉。彝器之傳世者雖多，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。間有傳其出土地者，大抵因農人翻地或它種土木

新序

一

工事之偶爾發現，發掘者本不具考古學常識，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錄，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，而其表面遺跡亦復終遭湮滅，甚可惜也。至于著錄之書，自趙宋已訖于今，頗多名世之作，或僅採銘文，或兼收圖象，或詳加攷釋，或不著一語，雖各小有出入，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，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，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，實則于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且淆亂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，一之器分載數卷，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，迥不相侔矣。

夫彝銘之可貴在足為徵史，苟時代不明，國別不明，雖有亦無可徵。故歷來談史地之學，于不願甚或加且鄙夷，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，于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。王氏國